

東華錄

雍正五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甲辰大學士等奏松江提督高其位奏飛鴉食蝗秋禾豐茂請將原摺發鈔並宣付史館以彰嘉瑞得旨若以飛鴉食蝗爲瑞則起蝗之初得無有由乎昨發下奏摺與諸王大臣閱看者誠恐爾等體朕憂民之意不釋於懷故將蝗不成災之處令衆知之非以爲瑞也其發鈔及宣付史館俱不必行○乙巳諭直隸總督巡撫等引見月官內經朕改調人員特因地方緊要觀其人言動舉止似屬可用是以記名調用然必俟事後方可定其賢否若督撫不實心訪察而因朕一時稱許遂爾優容任其恣意行事豈朕改調之意乎再揀選命往各省人員該督撫亦不可因係揀選之

人聽其妄爲不行糾參此等人員係朕特用必當益加勉勵實心愛民方不負簡拔之意儻任意放縱有玷官箴卽當從重治罪嗣後督撫題參官內有此等官員著將原係奉旨調用或揀選命往不思報效孤負擢用之處於參本內聲明○以李永紹爲工部尚

書

由盛京工部侍郎遷

○丙午川陝總督年羹堯奏甯夏地方向資渠水灌

溉因渠隄日久失修奉旨令臣相度增築臣親至甯夏渠口中爲漢渠東爲秦渠西爲唐渠而唐渠之中向東分流者則爲我朝大清渠引水溉田不啻萬頃見在各渠尙無倒塌漫溢卽間被衝決修築甚易查甯夏設有水利都司專司修濬請俟秋收水涸查勘修理從之○丁未總理王大臣九卿科道等議覆山西布政司高成齡條奏提解火耗一疏得旨高成齡奏提解火耗一事前朕曾降諭旨令爾等平心靜氣秉公會議今觀爾等所議見識淺小與

朕意未合州縣火耗原非應有之項因通省公費各官養廉有不得不取給於此者朕非不願天下州縣絲毫不取於民而其勢有所不能且歷來火耗皆州縣經收而加派橫徵侵蝕國帑虧空之數不下數百餘萬原其所由州縣徵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資皆取給於州縣以至耗羨之外種種餽送名色繁多故州縣有所藉口而肆其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曲爲容隱此從來之積弊所當削除者也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乎爾等奏稱各屬火耗請將分數酌定朕思一省之內州縣有大小錢糧有輕重地廣糧多之州縣少加火耗已足養廉若行之地小糧少之州縣則不能矣惟火耗不定分數備地方遇差多事繁之時則酌量可以濟用或是年達少事簡則耗羨即可量減矣又或偶遇不肖有司一時加增而遇清廉自好者自可

減除矣若酌定分數則將來竟爲成額必致有增無減此火耗分數之不可以酌定者也又奏稱提解火耗將州縣應得之項聽其如數扣存不必解而復撥等語見今州縣徵收錢糧皆百姓自封投櫃其拆封起解時同城官公同驗看耗羨與正項同解分毫不能入已州縣皆知重耗無益於已孰肯額外加徵乎是提解火耗既給上下養廉之資而且實補虧空有益於國計若將州縣應得之數扣存於下勢必額外加增私行巧取浮於應得之數累及小民况解交督撫則顯然有據扣存州縣則難保貪廉此州縣羨餘之不可扣存者也又奏稱巡撫諸岷清勤敏幹布政司高成齡操守亦優應令二人盡心商榷先於山西一省內照所奏試行之此言尤非也天下事惟有可行與不可行兩端耳如以爲可行則可通行於天下如以爲不可行則亦不當試之於山西譬如治病漫

以醫藥試之鮮有能愈者今以山西爲試之之省朕不忍也且天下撫藩豈盡不如諾峨高成齡而謂二人獨能行之乎又奏稱提解火耗非經常可久之道凡立法行政孰可歷久無弊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朕有治人卽有治法法有因時制宜者譬如人有疾病因證投藥病愈卽止今提解火耗原一時權宜之計將來虧空清楚府庫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則提解自不必行火耗亦當漸減今爾等所議爲國計乎爲民生乎不過爲州縣起見獨不思州縣有州縣之苦上司亦自上司之苦特論必當公平不可偏徇又朝廷之與百姓原屬一體朝廷經費充足民間無還歉收可以地地恩懷惟百姓自無不足之虞是情補虧空於國計民生均有益也天下督撫有如諾峨等不遵體恤實心任事自能酌量行之通省美餘縣事不難陸續又孰敢此

外多取一錢以干罪戾乎朕於臣下期望甚殷卽州縣官員亦冀其爲臯壤稷契自此各加勉勵勿侵蝕國帑勿貪剝小民各省火耗自漸輕以至於盡革此朕之願也爾等所奏與朕意不合若令再議爾等必遵朕諭議覆准行朕亦不能保其將來無弊否也各省能行聽其舉行不行者亦不必勉強可將此諭旨並爾等所議之本交存內閣○諭兵部嗣後文官在軍前效力者卽著兵部議飭永著爲例○辛亥諭總理王大臣等 皇考陵寢關繫重大若照定例止派總管等守護朕衷實切不安朕意於朕兄弟內酌令一人封以王爵子姪內二人封以公爵用代朕躬居守 山陵道令鄭王允禔前往○壬子諭戶部從前出口貨物關南天門渡船俱令地方官戶部備飭屬員著停止嗣後交與通州坐糧廳每一處需用渡船應照例撥備應給工費著倉場侍郎坐糧廳酌

定支給○丁巳諭諸王貝勒公文武大臣官員等朕卽位後於初
御門聽政日卽面諭諸王文武大臣諄諄以朋黨爲戒今一年以
來此風猶未盡除 聖祖仁皇帝亦特以朋黨訓誡廷臣俱不
仰體 聖心每分別門戶彼此傾陷分爲兩三黨各有私人一時
無知之輩不入於此卽入於彼朕在藩邸時敬慎獨立深以朋黨
爲戒從不示恩亦無結怨設若朕嘗年在朋黨之內今日何難對
諸臣降此諭旨乎 皇考深知朕從無偏黨必能保全爾等臣名
節故 命朕繼承大統今日大小臣工所以安然無事得享太平
之福者我 皇考之恩賜也朕平日並未樹立黨援而得享此
爾等亦可知朋黨之無益也夫朋友亦五倫之一往來交遊朋
不黨也投好相好止有施於平日至於朝廷公事則宜秉公持
不可稍涉黨援之私朕今御製朋黨論一篇頒示爾等須洗心革

慮詳玩熟體如自信素不預朋黨者則當益加勉勵如或不體自
保則當痛改前非務期君臣一德一心同好惡公是非斷不可存
門戶之見卽爾等彼此亦當互相砥礪時相訓誡行事共求富強
雖臣不負朕心則朕可不負 皇考付託之重朕之不負 皇考
全在爾諸臣之贊成朕得爲天下之令主也諸臣不負朕朕豈惡
負諸臣乎朕之用人加恩宥有未當之處或不能自信至於治人
以罪無不詳慎期有法外寬貸之處不令人知者卽一下嚴條亦
求至當從未隨意輕加呵斥此朕可自信者也如七十之禮雖
國皆知降禮在前寬寬其械器臨行時王大臣內多有降禮此
爾未盡之明驗也夫朕用一人而非其黨者族之制一人而
黨者庇之使榮辱不關於賞罰則國法安在乎嗣後朋黨之習
宜盡除爾等須捫心自問不可陽奉陰違以致欺君罔上悖理違

天毋謂朕罪寬大罪不加衆儻自干國法萬不能寬朕雖未必盡
行誅戮然或千人之中百人百人之中十人爾等能自保不在百
人十人之列乎爾等務期斷絕黨私同心輔佐盡職極言勿使朕
卿有過此朕所厚望於爾等也凡人於朋友箴規尚不可背況君
臣大義耶爾等當上念朝廷任用之恩下爲身家子孫之計各勉
之慎之 御製朋黨論曰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爲人臣
者義當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
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乃有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於
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爲之害也夫人君之
好惡惟求其至公而已矣凡用舍進退孰不以其爲賢而進之以
其不賢而退之或恐其所見之未盡當也故虛其心以博輯衆論
然必衆論盡歸於至正而人君從之方合於大公若朋黨之徒快

偏私以惑主聽而人君或誤用之則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爲至私之事矣孟子論國君之進賢退不肖旣台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而必加察焉以親見其賢否之實洪範稽疑以謀及乃心者求卿士庶民之德而皇極敷言必戒其好惡偏黨以歸於王道之蕩平正直若是乎人君之不自用而必欲盡化天下之偏私以成大同也人臣乃敢謂私心樹朋黨各徇其好惡以爲是非至使人君懲偏聽之生毒謂反不如獨見之公也朋黨之罪可勝誅乎我聖祖仁皇帝細極大十年用人行政邁越千古帝王而大小臣僚未能盡失公忠往往要結朋黨 聖祖戒朋再三未能盡收朕躬位以來屢加申飭而此風尙存彼不顧好惡之外而徇其私昵牢不可破上用一人則相與譏之曰是某所愛引者也於是爭進之若鴻曰吾進雖也不時勢也爭懷妬心交相譏口以毀譽之必欲

去之而後快上去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中傷者也親暱者爲之惋惜疏遠者亦憮藉稱屈卽素有嫌隙者至此反致其殷勤欲借以釋憾而修好求一人責其改過自新者無有也於是乎其人亦不復自知其過惡而愈以滋其怨上之心是朝廷之賞罰黜陟不足爲輕重而專以黨人之咨嗟歎惜爲榮以黨人之指摘詆訾爲辱亂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惡以陰撓人主予奪之柄朋黨之爲害一至是哉且使人主之好惡而果有未公則何不曰折廷諍而爲是陽奉陰違以遂其植黨營私之計也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當此君臣告語望其匡弼而以面從後言爲戒夫是故一堂之上都兪吁咈用能廢歌颺拜以成太和之運朕無日不延見羣臣造膝陳詞何事不可盡達顧乃默無獻替而狡獪叵測蓄私見以肆爲後言事君之義當如是乎古純臣之事君也

必期致吾君於堯舜而人君亦當以堯舜自待其身豈惟當以堯舜待其身亦當以皋夔稷契待其臣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夫以我君不能而謂之賊則爲君者以吾臣不能亦當謂之忍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苟不以唐虞君臣相期待而區區倣法僅在漢唐以下是烏能廓然盡去其私心而悉合乎大公至正之則哉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爲異說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夫罔上行私安得謂道修之所謂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論而小人之爲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濟其同利之實朕以爲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且如修之論將始終其黨者則爲君子解散而不終於黨者反爲小人乎設修在今日而奪此論朕必飭之以正其惑大抵文人掉弄筆舌但求騁其才辯每至害理傷道而不恤惟六經語孟及宋五子傳註可奉爲典要

論語謂君子不黨。在易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朱子註上承九五下無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衆。大善而吉。然則君子之必無朋黨。而朋黨之必貴解散。以求元吉。聖人之垂訓亦既明且切矣。夫朋友亦五倫之一。朋黨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無。然惟草茅伏處之時。恆資其講習以相攸助。今既登朝。蒞官。則君臣爲公義。而朋友爲私情。人臣當以公滅私。豈得稍顧私情而違公義。且以君親之並衆。而出身事主。則以其身致之於君。而不能再爲父母有況朋友乎。況可藉口於朋以怙其黨乎。朕自四十五年來。一切情僞無不洞燭。今臨御之後。思移風易俗。躋斯世於熙皞之盛。故兼聽並觀。周諏博採。以詳悉世務。且熟察風俗之變易與否。而無知小人輒議朕爲煩苛瑣細。有云人君不當親庶務者。信若斯言。則臯陶之陳謨。何以云一日二日。萬幾。孔子之贊舜。何以云好開好察。



此皆朋黨之錮習未去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說其
好惡之私焉耳朕在藩邸時坦易光明不樹私恩小惠於滿漢臣
工素無交與有往來門下者嚴加拒絕 聖祖鑒朕居心行事公
正無私故令續承大統今之好爲朋黨者不過冀其攀援扶植緩
急可恃而不知其無益也徒自逆天悖義以陷於誅絕之罪亦甚
可憫矣朕願滿漢文武大小諸臣合爲一心共竭忠悃與君同其
好惡之公恪遵大易論語之明訓而盡去其朋比黨援之積習庶
肅然有以懷尊卑之分歡然有以洽上下之情虞廷庶歌颺拜明
良喜起之休風豈不再見於今日哉○以張楷爲江西布政使徐
琳爲江蘇按察使

山浙江
糧道遷

○癸亥諭總理王大臣等副將軍阿喇

納仕布隆吉爾病故朕甚惻然阿喇納在軍前效力年久伊身原
有精奇尼哈番著再賞一拜他喇布勒哈番併令伊子承襲或令

其弟承襲侯阿喇納靈樞到日議奏再阿喇納遺本內請給伊父

阿南達諡號亦著賞給○甲子以花善爲理藩院侍郎

由太僕寺少卿遷

○乙丑復設太僕寺主簿一並給官房一所爲太僕寺衙門

八月癸酉王大臣等奏蒙恩頒賜御製朋黨論誠諄切臣等共矢公誠敬謹奉行上召諸王大臣進見諷曰諸王大臣等所奏未知衆意僉同否抑出於二三人之意而衆附名同奏者歟今爾等旣稱衆意僉同朕心深爲慰悅爾諸臣俱能如陳奏之言實心奉行不但朕之福卽宗廟社稷之福亦爾諸王大臣之福也朕受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繼登寶位朕之身上承祖宗之大統爲天下臣民主若朕居心行事有一時一事少存意見卽朕自輕其身爾諸王大臣若尙存私見是豈知君臣之大義乎若因中有私心尙懷疑畏則又不知朕之甚者也朕在藩邸時光明

正大不立黨援爲 皇考洞鑒爾等卽當以朕躬爲法朕四十五年之內旁觀甚明在朝諸臣豈能無一瑕疵朕俱寬宥時時諄切訓誨冀其改過自新今諸王大臣旣在朕前僉稱共矢公誠前無異念此言 天地 祖宗實鑒臨之嗣後爾諸王大臣等果能同心奉公協力襄贊 上天必加默佑不但身受厚福餘慶且及子孫若或心懷異念退而違背禍必隨之豈能倖免乎朕惟望爾等一德一心輔佐朕躬爲天下令主若朕行事偶有闕遺爾等或面折廷諍或密封陳奏朕必嘉納至諸臣中有誠心爲國者衆人當敬禮優待之其有心懷二三者當儆戒愧勵之以期君臣交勉共臻上理庶今日諸王大臣所奏不徒託之空言也願爾等共勉之

○甲戌諭禮部會試爲掄才大典內外簾官子弟理應迴避但跋涉數千里志切觀光旣至京師不得與試深爲可憫朕於上科特

降諭旨另行考校然此止可暫行不便者爲定例今科凡官員入
闈者其子弟著一體應試將試卷另封進呈朕派大臣校閱遴選
庶人才不至屈抑至於闈中謄錄試卷弊端甚多其有賄屬者則
書寫精工否則潦草舛錯致誤佳文著知貢舉及監試御史嚴行
申飭其謄寫不工者必重加責懲令其重寫並令對讀官嚴飭各
生悉心校對毋使字畫錯誤儻外簾官失於查察日後發覺將該
管官員一併嚴加議處○乙亥年龔堯奏歸德堡等處番人內附
並勦平拉扁上下二寨回賊○丁丑定親王及輔國公護軍領催
等額數○己卯召蔡起俊來京以陳時夏爲湖北按察使由河南開歸德
遷○壬午發下裁名摺奏參劾浙江巡撫黃叔琳徇庇鄉紳陳世
侃杖斃民人賀懋芳又從前審理湖州鹽務收受商人吳雨山賄
賂又伊弟巡視臺灣御史黃叔瓚回京時路過浙江縱僕騷擾地